

赞扬高等教育中的渐进式创新

卡洛斯·伊万·莫雷诺

卡洛斯·伊万·莫雷诺 (Carlos Iván Moreno)：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

(University of Guadalajara) 教授

电子邮件：ivan.moreno@academicos.udg.mx

几个月前，一位小型创新型大学的校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声称：“仅仅创新已经不足以让大学生存下去了，它们的创新必须具备颠覆性 (disruptive)。”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高等教育会议上，颠覆性创新的热潮占据了主导地位。听起来不错，但这真的可行吗？传统的、渐进式创新究竟有什么问题？

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创新成为高等教育的口头禅。学者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强调，如果没有创新，大学将无法提供质量和公平的要求。创新和质量是密不可分的概念，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，全球的大学面临变革和适应的必要性。毫无疑问，教学方法、交付模式和灵活性的创新对于应对全球化、技术进步以及学生需求和期望变化带来的剧烈变革是至关重要的。

在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中，渐进式创新不够好吗？

随着大学需要培养拥有多元化目标和需求的人才，它们面临适应和变革的压力显著加剧。除了过去迫使大学创新的挑战之外，新兴力量也在出现，并且对高等教育产生深远影响。其中之一是在线教育提供商、短期课程和微证书（基于能力的认证，展示在特定领域的精通）日益普及。与传统和正式的高等教育课程相比，它们能够在更短的

时间内，为学习者和潜在员工提供特定领域的丰富知识。

例如，从 2011 年到 2021 年，全球参加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(MOOC) 的学生数量从 30 万增长到 2.2 亿。在墨西哥，目前有 570 万学习者在 Coursera 上注册了在线课程；这超过了高等教育的正式注册人数（约 500 万）。这些证据表明电子学习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价值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传统高等教育模式需要演变以提供更灵活的学习体验。

自动化对未来就业的影响也加剧了大学面临的压力。据估计，30%至 60%的专业活动可以实现自动化，并且目前 12 岁及以下的人口中有 65%将在未来从事目前尚不存在的工作。大学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，将需要开设新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，为学生提供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机会。课程创新将需要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、网络安全、城市科学或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相关项目。

此外，应对不断变化的教育格局将需要对传统讲座进行教学转型。正如美洲开发银行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所指出的那样，该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意识到“混合式”与在线学习对于未来至关重要。根据这项研究，高达 80%的教职员工同意，高等教育中采用混合学习模式是不可逆的。学生们也有类似看法：只有 29%的学生认为他们的教育项目

应该完全或主要以面对面形式授课。此外，高等教育中的创新需要反映跨学科的方法以及实践应用。

我认为，应该通过传统和渐进式的创新方法，而不是内部组织颠覆的叙述，来应对这些外部的颠覆性力量以及其他类似的外部挑战。

要创新，不要破坏

如果说过去大学秉持的是创新的信条，那么如今它们似乎正生活在颠覆的压力之下。为应对上述一些挑战，传统大学需要继续以渐进和谨慎的方式进行创新，而不是被颠覆性的潮流所左右。为了清晰表达并正确使用语言，我们不妨记住，创新（innovation）是指“新的事物，或对现有产品、理念或领域的改变”（来自《韦氏词典》），而颠覆性则意为“引起麻烦，从而阻止某事按常规继续”或“倾向于破坏有序控制”（来自《剑桥词典》）。

无论大学的使命、规模或其体制模式如何，人口、社会和技术力量都对大学施加了巨大压力，要求它们“改进产品和理念”，进行创新。然而，大学在试图通过颠覆来“破坏有序的控制”时，应该非常谨慎。尽管我们赞美变革，但我们也需要重视大学的稳定性。有一个严峻且显而易见的真相：没有组织稳定性，大学无法进行创新，更谈不上颠覆。

背景和规模很重要。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（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）这样的机构，拥有 37.3 万名学生和 4.2 万名教职员工，或瓜达拉哈拉大学

（University of Guadalajara）拥有 32.9 万名学生和大约 1.8 万名教职员工，以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其他大型大学，都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找到一种复杂的平衡。它们若要颠覆性变革，可能会破坏其内部治理的稳定。因此，大型大学必须逐步进行创新，通过一系列小而优先是结构性的改进，以及在教学方法、教育传递模式和组织结构上的非颠覆性变革来推动进步。

与颠覆性创新不同，渐进式创新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的改进，提升效率和效果，同时保持稳定性。毫无疑问，持续的创新对于大学的长期相关性至关重要，但声称“成功”完全取决于它们的颠覆能力是具有误导性的。渐进式创新不仅有益，甚至可能是成熟大学实现变革的唯一途径。

保持怀疑态度

大学管理者和“管理大师”都应接受渐进式创新，特别是在引导机构走向正确方向时。作为高等教育学者，我们应对那些认为改善大学的唯一方式是颠覆的人持怀疑态度。不要忘记，尽管 MOOC 提供商从事的是培训业务，大学则是提供全面教育的机构，并且已经这样做了上千年。

我同意哈佛大学名誉校长劳伦斯·萨默斯（Lawrence Summers）的观点，他警告说，不要轻易呼吁高等教育的快速变革，因为“并非所有大学所做的事情都需要改变”，也不必快速适应最新的生产力潮流。为了改善高等教育，重要的是要打破颠覆叙事的神话。